



碑传集下  
清钱仪吉编

清碑傳合集二

上海書店

碑傳集卷七十七目錄

國初監司上

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鳴玉神道碑汪琬節錄

僉事郭公一鵬墓誌銘薛所蘊節錄

鹽院劉公達獨鹽課碑記劉澗節錄

四川布政使楊公思聖墓誌銘魏裔介節錄

方伯馮先生如京傳魏象樞節錄

又附分守金衢嚴參憲馮公去思碑記朱之錫節錄

廣西參政分守桂林道彭公而述傳汪琬節錄

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清軍驛傳道副使邢先生以忠墓表田蘭芳節錄

湖廣湖南布政使于公朋舉墓誌銘汪琬節錄

重建成姚公延著祠記族文田節錄

奉政大夫分巡湖廣荊州道王君輔運墓誌銘王紫綬節錄

福建驛道副使翟公鳳翥墓誌銘李蔚節錄

廣西右布政使王公原撫墓誌銘葉清遠節錄

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前工部左侍郎李公士焜墓誌銘王崇簡節錄

國初監司上

山東按察司僉事蔣公鳴玉神道碑  
 公諱鳴玉字楚珍金壇人曾祖某祖某父應祿皆不仕公舉前明崇禎  
 中進士為台州推官七年甫行取而值宏光南渡是秋為兵科給事中  
 數上書言兵事方欲以功名自奮而明遠亡矣王師入江甯公棄其官  
 歸行歸鄉里久之經略洪文襄公參湖南軍事順治三年錄從征功  
 遂擢山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東道駐沂州公為學不名一家自經史  
 外若諸子百家神仙浮屠之書無不博覽強記洞悉其原委少時尤長  
 舉子業著聲場屋而秀及他文章皆工在湖廣凡軍中文檄主者悉以  
 屬公其為政不務苛察而精敏有識在台州營力抗上官活其平民之  
 被誣執為海盜者十三人數攝諸府縣事所釐革蠹弊不下數十條及  
 在沂州則益以平恕得眾心沂州北接龜蒙梟獍諸山而所轄又兼泰  
 安號為盜藪羣盜踞費縣西山中聲言受撫眾惶懼不測公單騎冒  
 雪行數十里抵其營誠諭之羣盜環跪聽咸泣曰蔣使君活我遂以

次散去盜魁蔡乃聰等屢為沂患公先後設策撫之降其黨數百人釋  
 哲從四千餘人而保全士民之誅誤者無算然其治沂也雖多用從舍  
 而於馭兵最嚴兵興以來諸隸戎籍者多驕悍難制公獨與之約毋擅  
 入人廬舍毋掠子女毋強市酒食犯者皆置之法以是標下肅然一時  
 士大夫爭頌公政事以相師法而深歎其寬嚴調劑之有方也自公起  
 以至於為僉事布衣麥飯率如諸生時沂州標兵例有除曠銀千餘兩吏  
 循故事獻公公不可曰奈何以官帑入私橐邪竟力卻之其奉法公廉  
 如此先是公之弃其給事中也既得省太公與母韓太夫人遂易僧服  
 為終老計而會江南盜起公之族子無賴者因與之通盡劫取太君家  
 財而斥公為逃官將甘心焉於是太公泣且告之曰女縱不欲出家  
 奈女父母何公不得已強往見文襄公於江甯文襄素聞公名為應敘  
 本朝起兵之故以感動公公始應命然而仕宦故非其志也至竟東不  
 數月即屢請歸養上官執不許而公長子修撰君適用進士第三人入  
 翰林公聞而喜曰夫今而後可以遂吾志矣未幾生屬縣累當候調而  
 遂致仕以歸蓋又歸侍兩尊人者凡數年太公既以壽終而太夫人訖  
 公之歿猶康強無恙也公性篤孝疾且革慮太夫人憂之猶自力往問

起居尤厚於宗族數買田以調其貧者順治十一年某月日卒於家享  
 年五十有五所著詩文雜說合為怡曝堂集若干卷配袁氏子男二人  
 長超內翰林宏文院修撰次進女二人孫男女若干人某月某日合葬  
 縣之某里某原公先以僉事落一官而最後受修撰君之封當仍晉正  
 五品階矣吏部誤不晉階故僅稱奉直大夫其後遂為例云銘曰  
 蔣維王孫九侯嗣昌唐宋之間衰微相望公載世德於前有光遭時艱  
 難願避繳弋維忠與孝顯勉一出晉侯鄭公庶幾其匹公才實豐命也  
 齋之難進易退遽止於斯於越東魯百世見思優游林泉曾不下壽詩  
 書之澤以貽永久孰為之徵公則有後

餘承之南宮得悉當世賢大夫德業行誼而采風使者有自武林來輒  
 傳余友裕九治杭嚴狀噴不容口未幾以勞瘁封疆殉於王事訃聞舉  
 朝駭悼余辱親弗綴食內盡今夏冢君嵐縈幣戒使匍匐二千里持  
 所自為狀請余銘隨中石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一鷗字翔南裕九其  
 號原籍晉之洪洞始祖從道避亂居洛陽平樂村傳九代生公高祖膺  
 膺生子六長可旌庠生公曾祖祖遵夏庠生封監察御史妣喬氏子

二長景運選貢封朝議大夫公父也李氏封茶人公母也封公有至行  
 篤學不仕公兄弟三人伯一鵬拔貢候選知縣仲一鷗己丑進士選庶  
 吉士歷吏科都諫今擢陽和道季即公也初就外傳讀經史皆洞豁大  
 意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登  
 皇朝丙戌開科進士授山東萊州府推官萊多疑獄公飲冰卻餽諸所  
 讞鞫焚香誓神虛中慎剖擬辟者務為求生地而巧猾羅織縱恣大府  
 旨決不撓三尺少貴之政暇進諸生課帖括身親品題先後釋釋者咸  
 賴延地之是年冬青州寇熾公規條守陣萊境安堵丁亥春攝象昌平  
 子夜統師搗賊窟於邑西南之竟溝縛其渠魁自是青壤獲謐昌人鑄  
 碑紀功公李萊二稔節鉞諸公刻章交騰擢禮部精膳司主事庚寅晉  
 本部員外郎轉祠祭司郎中會  
 上設御藥房取蔘附鹿茸諸熱補物經公驗呈公疏言五穀養身金石  
 草木未可輕信况老不宜洩少不宜補伏願節飲食謹嗜欲省遊玩親  
 大臣將見理義悅心情明強固又何醫藥之足云也內院兩票擬重謹  
 別墅絕情仕進歲甲午有

詔起用山林豫撫並當軸者數徵徵公公以疾固辭司李邑長復到門  
勒駕公不獲已乙未春鞞鞞北轅司衡欲據改降量移朝臣聚言公骨  
鯁貞謙方當大擢審若茲公論云何司衡無以奪擢銓浙江杭嚴兵備  
道先是舟山為劫寇盤據全浙騷動公受事三日值重兵入勦壘夾草  
橋門貿易鱗集舊為牧馬地大耗生業瘁苦莫支公力請開府秦公躬  
出江上量度廣隘同八旗兵各畫疆界俾得以北假兵河以南還民有  
旗官獄民舍二間公申飭軍律不為徇阿數十萬貔貅僉憚其威即大  
將軍幕府尊嚴見之亦為斂容未決旬署驛傳家閭中屆用師公於戰  
鐘渡猛咄嗟而理不損緝羨鴉弁定海上攻戰之需如銅礮火藥鉛子  
架梯悉公造局督辦晷刻無遑息新開府陳公燾臨公迎晤舟次觀公  
瘁瘠彌歎清苦嗣遇疑難率藩臬僚佐會決臧否公舒徐贊襄切中要  
領陳公每為擊節相倚如左右手浙夙敷盜革竊時發自春歷秋日鞠  
數大獄鑄罪絕株連立為正法屬吏無從鍛鍊體素清癯兼劬蒞簡  
書篋儻並廢積瘵遘病於七月二十二日告沐適甯波大將軍進兵舟  
山調杭郡黃頭三百兵各防汛忽二十六日晝晦風雨黑蒙公少痊調  
撫軍出冒風寒病益劇公自審不諱神宇炯朗惓惓君親無一兒女態

正衣冠令人掖至公堂目始瞑沒之日篋中不盈二十金僚屬會哭各  
捐資助乃得舉觀江皋攀紼號泣者不下數萬人輟發數日大將軍  
蕩平舟山露布馳捷嗚呼公可謂廉敏忠勤不負所志而杭浙喪公猶  
喪慈媪何以寬東南憂哉公生平性純孝侍兩兄篤友于盡瘁籌國以  
膽識勝簡易謙和與人交久而彌篤厭惡奢華官十年廳事不容旋馬  
田不及百畝僅割餘俸購書數百卷藏於家公生於萬曆己未十二月  
六日卒於順治丙申八月九日年三十八配李氏贈恭人推官諱樹葵  
女先公卒繼喬氏封恭人子一恆鎮庠生廕貢丁酉十一月日合葬洛  
陽邨山祖塋斧坊之次銘曰  
帝降天策王幹挺靈胡厚公材奪公之速孔愛嬰啼棠華或或蚤奮丹  
衝鸞鵠相逐葉空肺石儀曹含馥抗疏薈藥搜鱗歸沐朝論待公往殿  
潮服嘔血疆圍龍戶免痲魚麗鶴列湖光靜穆水對桐江箕尾乍翻干  
城雖摧鯨鯢亦戮將士樓船枕甲宵哭公眷西吳黎民食福齒齧於德  
位未竟蓄瘵坑瀕氣千古英肅妖鳴九頭樹介迷谷果踐大寢坤輿顛  
屋哲嗣續承神啟其續繩繩受祉萬禔貽穀  
鹽院劉公達鑄課碑記 劉蔚

上御錄五年直指劉公奉使河東視釐明年請蠲戶口鹽課  
制曰可時秦晉豫之在所治者罔不調劑懷之濟源尤如見垣一方然  
濟邑懷西陲三面枕山東表百里許廣亡踰七十礮礮不毛外汙邪幾  
何明季李寇蹂躪之餘寇蝗迭虐餓殍相枕藉甲申燬城及暨屠  
者掠者以邑量子遺及幾何方供惟正延殘喘之不遑而諸大徭賦則  
獨甲鄰封浮於盛時戶口鹽課其一兩戶口之設蓋自鹽少引多哇丁  
逃商不開中始非不名曰授鹽其實疲於百里奔命沓不獲謙函升斗  
閒朝商輸縣門夕乃握粟鹽市與割雙股亦不少減濟民跋蹙齋解如  
國初商人馬輿輩以漸承辦而戶口往例亦不少減濟民跋蹙齋解如  
劉光宏李養民咸以素封至負瓦揭木脫籍屠沽傭以償下無告者上  
不以聞攬轡周詢賴惟劉公哉公家世黎陽去河東不遠山狹土滿狀  
悉於天下而專事搏擊吐駟駟驅三省贏牛上太行阪吾不忍為也  
聲於源疏委首彈切憤下逮二難溢額報最矣公曰否百利不償一害  
是山以南梯航細載如織似不難溢額報最矣公曰否百利不償一害  
多貪功毋甞弊吾將以若少蘇民困去太甚耳乃閱實諸郡縣某也

如懷屬應減某也如濟源應蠲一以商人承辦之數為戶口謀補救而  
己不尸焉疏上  
天子信其無私司農不謂病國風憲大吏僉曰克亂爾有官濟邑汗邪  
子遺向所為甲鄰封浮盛時之徭賦今始得蠲其一事云他如漕米臨  
德宗祿鳳陽倉闕布帛裋盜甲牛角黃連等項或本色或折色或費浮  
正供或人無我獨有固濟民之艱調濟於公且夕請命者惜乎不得越  
俎而治也是年余按督贖未得與聞八年坐放歸里里人士口碑公功  
德又六年於茲不哀余既嘉遺愛久而彌新且幸直道未墜斯地也故  
志之公諱達字洪瞻丁丑進士以廉能顯  
四川布政使楊公思聖墓誌銘 魏商介  
公諱思聖猶龍其字號雪樵直隸鹿鹿人也今海內能文家無不知有  
猶龍氏者康熙改元公以四川方伯觀闕下畢亟旋所任時病店及河  
內之清化鎮遂不起其友魏商介聞訃為位以哭齋文告奠略敘其出  
麾藩臬之故而尤悲其如是之才未竟厥蘊屬其家焚於柩前不欲以  
示人也已又念公生平所嗜好復以詩十二首哭之而其孤履吉作為  
行述且以申涵光之傳來固請余銘嗚呼余安忍不銘吾友哉自公之

出也余假竊臺端顧中遊議訟既不能出其氣力挽吾友於生前而僅以其文報吾友於地下則將掩袂以爲之銘而去吾友之亡也忽又一年矣公幼有神童之目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已卯以鄉試副榜貢入太學壬午中順天舉人丙戌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已授編修纂修寶錄陞修撰歷任春坊侍讀學士尋出爲山西按察使陞河南右布政使轉四川左布政使以卒公天才構妙風神卓絕舉世所不得梯攀尤工於爲詩擅晉人書法既居禁近望日重而性慎許可聞與一二知己稱量人物時有貴顯以壇墀自命者公輒不肯屈一指聞者固已悲之矣

世祖先皇帝方留心翰墨召詞臣能書者面給筆札公與陳宮詹曠所書謙幅獨稱

旨賞賚有加恚者益忌公將大用思有以中之會

上欲破銓法積習內外互用而公遂補外陳公亦出爲陝西布政使或疑公注情風雅必不諳熟吏事若以此困公者乃其在山西也讞決精敏累年大案片言立解督若撫皆倚辦如左右手其在河南也攝左藩事羊羨額給軍餉以廉潔稱居一年鹽使者力薦及遷而之蜀蜀新造

土荒不治民與虎狼雜處時又用兵需旁午通省榷算歲所入不過三千緡無以應也公至則悉心綜理之首募開荒立法盡善計增額至數萬一以輸之縣官而民不謂苦次招外商平劑物價無有奇贏四方

擔負而至蜀漸復故凡四載當事交章舉卓異因入覲

賜袍服有差而病已甚矣然則天下之稱公者止以詩文爲當今之第一固不足以盡公也即荒餘軫結欲大有以難公者適足以見公之才

成公之譽則亦何益而可以止矣獨怪公歷官報最資格轉注會應內遷而廷推者再達於

御前若或尼之其根蒂之結不知何自而然今以方伯有功可紀使稍延月日以上考平進必爲卿貳將發揮其所未盡乃八年勞吏閒關殞

命於車塵馬足間也嗚呼豈非天哉公之於詩也抉開元大厯之精隨

明人中獨善李空同何大復當冥搜放意動愜天然登山臨水憂時憫

物之志無一不洩之於詩其且亭稿不及也但其宦跡數萬言入蜀以後益

蒼茫蔚跂仲伯浣花之問大復固不及也但其宦跡數萬言入蜀以後益

折竟與大復相上下蓋公之必傳於後也以詩而公之遭忌以沒也亦

以詩嗟乎是則可哀也已生平於聲色仕進皆不營心獨鑒別人倫接

待寒素有若飢渴於己丑禮闈拔今講讀學士曹本榮等二十八人本

榮學中所稱厚菴先生也先是公與其友永年申涵光雞澤殷岳讀書

廣羊山中後居岳岳每懷殿樓之志及病亟殷生時在左右公曰我爲

庸醫所誤殆將不振沒之後魂魄其依廣羊乎太原有高士傅清者

精醫術我所善若彼至或可以救殷生掉臂行力趨清濁炎冒雨晝

夜走千里及至而公已沒公之知人能得土心也類如此憶余與公交

幾三十年矣憶初相遇意氣瀟灑酒招呼兩人卽以性命期許已同

籍同朝風雨如晦無間朝夕游履所至皆有歌咏筆札往來殆成卷軸

公既在外以山川契闊之故猶託毫素以論心及辛丑之來京師也殷

殷執手淒然更不勝情方與余約爲他年禽尚之游乃未及而忽忽以

死余之淺植薄蓄豈敢望公世之耳食者且以大家同類而並稱之嗚

呼獨生是愧其亦待後世覽者之流連慨歎也與按楊氏之先其譜系

相傳出自龜山有諱忠者爲始祖四傳而公之曾祖諱中明嘉靖庚子

舉人同知杭州府祖諱若柏光祿寺署丞贈奉直大夫妣穆氏薛氏皆

贈淑人考諱粹玉贈奉直大夫妣閻氏贈淑人公之元配李氏封淑人

有二子履吉官監生娶河南水利道副使劉公樹女徵吉官監生娶內

府中書舍人李公培基女三已嫁其二公生於故明天啟元年八月

十二日卒於康熙二年之六月十四日享年四十有四凡沒於王事者

例應贈侍郎尙未題疏今將卜葬於某阡銘曰天之駟也而寤以繼殿之柱也而短於棄誰不公卿而反蹙蹙胡斯文

之則舒而一官之若拙爰視大烏啾兮徘徊言告蟻蟻勿蝕其穴

方伯馮先生如京傳號象樞公諱如京字修隱號秋水家本齊青州人先世諱盛者始徙雁門盛生

時生天祿封文林郎昌黎令文林生四子季諱愈歲進士是爲公祖

生三子長諱明期字問若號熙宇萬曆庚子以第二人應解額生平篤

學力行歿祠鄉賢世稱雁門先生是爲公父母太夫人王年甫廿七卽

寡守志五十餘載詔表其宅爲節孝後以公貴累封太夫人是稱太夫人實生公公九歲

失怙性不好嬉一循太夫人教授以詩易輒成誦如宿習出就外傳博

綜羣籍爲文不屑爲尺幅恆語甫弱冠以諸生高等餼於廩崇禎初詔

郡國選士公衰然爲三晉舉首然數奇善病屢頤秋問乃益達心理學

若無復庸心進取者迨庚辰大舉海內經明行修之儒公聞之與曰初

進士起隋代而循良盛於漢家豈盡由甲乙第乎乃赴廷對多開切時  
政語除知澶州如括積滑復流亡不累民蝗不為災種種諸異政州  
人歌詠焉三載遷永平郡丞無何流寇陷明都賊徒擾亂三輔公不得  
已避地山中仍數與北平豪擊殺賊之攻若者益知寇虐必不久其膽  
識過人遠矣王師入關聞公名檄遣郡署守丞平是秋東迎  
世祖皇帝駕道經盧龍令支開多崎嶇不可行公乃跨灤水為梁數十  
丈民不知勞

乘輿甚安之賚賜慰勞至閏明年丙戌擢按察副使戊子晉大參歷  
陝西榆林西南浙江金衢諸道江南右布政使單恩誥授通奉大夫追  
贈兩代祖考皆如其官祖妣劉前妣崔皆為夫人以廣東左布政使致  
仕公在榆林則平黃色俊之亂西甯則平洞賊丁米之亂金衢則平翁  
大泮結連閩寇之亂皆躬履戰陳渠散膏而地方晏如其在江南也  
應  
詔陳言條上崇理學謹兵權厚儲積謹邊兵四事疏入報聞其由粵東  
入覲也疏地方利弊如別荒稅以足徵輸禁雜派以供惟正嚴委署以  
肅官方移重鎮以靖海氛諸類

世祖皇帝下其章令所司議行蓋與前報聞之旨皆嘉之也先是公在  
粵東當平靖二王駐師之地度支維繁非如在江南時僅司鼓鑄得優  
閒嘯咏已也公雅量既能輯諧兩藩將士時出其精敏之才釐鹽政覈  
荒稅不一而足完積逋八十餘萬督撫以卓異聞行且遷秩公念太  
夫人春秋高庚嶺嶺難之險不能板輿迎養且入覲役竣冒暑南旋行  
至壽州病憊不能前矣乃力請於朝得解組歸年甫五十有八耳歸侍  
太夫人備極色養闕七年太夫人以八袞壽終公泣血三年至葬哀毀  
幾殆猶扶掖徒步至窆所聞公善養生家言素康彊及太夫人卒遂精  
神日減寢以成疾享年六十八歲端坐而逝所著有道學鈔史疑歷代  
詩錄其行世者則秋水集粵棧日記北征記略宮詞古今雁字詩選聖  
賢正諦春秋大成若干卷子雲驥順治乙未進士戶部主事雲驥康熙  
己卯科舉人餘具誌狀中  
舊史氏曰公以雁代人庶厥起仕籍由良二千石躋方岳稱守藩重臣  
至今畿輔五原遼中於越金陵南海間有召公之思焉乃年甫逾艾即  
決志懸車歸闕二知園日著述其中未嘗遠出里門及通刺長安也豕  
嗣七載雅博第勉以勤職業勿躁進而已聞者稱之著述甚富而大成

一編允為海內春秋家津梁正誦先儒謂周禮為天理爛熟之書余於  
斯編亦云跡其生平事母服官居家處鄉莫非天理所形也且家祠雲  
驥以濼洛關閩之學奉庭訓與余互相砥礪振家聲先生之所貽又如  
此嗚呼賢哉  
又附分守金衢嚴參憲馮公去思碑記 朱之錫  
娶介越西鄞水清而峻山峻而善家詩書而人惇慈為浙冠冕名郡與  
太未嚴陵聯壤繡錯孔道倭遲分藩葵治兼轄三郡屏翰上游厥任綦  
重自  
清朝鼎造孤壘抗師比淪兵燹井里蕭條大帥建牙師徒蟻屯早潦存  
告寇氛震鄰黔黎困於任徭青衿荒於絃誦無復稱樂國矣歲次壬辰  
之秋  
天子俞廷臣請特簡參藩馮公建節茲土下車之初輒慨然曰夫非浙  
之名郡與今民瘵未甯士風丕變曷故與表率政教茂樹風聲職在監  
司余敢不黽勉以饒戾貽簡書羞進諸父老子弟爰諷爰度舉閩閩之  
休戚喚咻而撫摩之不翅毛裏之是恤也舉胥吏之積懸梳剔而灰滌  
之不翅神明之燭照也軍興方棘正供難稍耗羨以浚民生吾勿忍其

有禁踵轍必斥崔符時虞干城是毗驛驛以擾民居吾勿甯其有飭干  
律必誅列在仕版潛泊明志廚傳以耗民力吾勿須其有撤妄漁必懲  
至五聽之下無匿情而金矢勿入於帑一刺之外無私覲而苞苴莫滯  
於庭日與三郡長吏冰菓相厲無復以墨汙白簡者三載中吏安於庭  
士安於庠民安於野兵安於伍咸加額相慶公實生我又特進師儒迪  
之曰考昔之安於野兵安於伍咸加額相慶公實生我又特進師儒迪  
敏諸子矜甯無意乎乃命司鐸簡諸髦士立社頌程月課義署中令長  
君孝廉訥生共矢砥礪而親丹鉛月且之賞奇析疑務闡道理之奧且  
拳拳以先儒何王金許四先生相助士風翕然丕變矣公餘有閒引騷  
八墨史揚挖風雅公有秋水集孝廉君有涉江草廬炙土林更加意  
六經以春秋為仲尼傳心之要書四傳割裂附會未協於一博稽義例  
潛思折衷手集大成登之梨棗嘉惠後學俾資津筏焉公事母太夫人  
盡志盡物以篤孝聞堂皇所理必入白太夫人太夫人首肯無憾而後  
即安太夫人博綜經史口訓公及孫孝廉成名凡今福我士民者皆錫  
類之餘也癸卯二夏肥蠶為災塹疇龜坼公練衣布零泥首百神為萬  
民請命忽沛甘澍歲書有年公之勤民而格天又若此公賦性明睿宅

民請命忽沛甘澍歲書有年公之勤民而格天又若此公賦性明睿宅

心博大制行孝慈正以率物廉以視躬靜以禦蠶和以劑猛尤鼓舞濯  
磨以厲風教為己任視名法吏術茂如也昔以賢良徵筮仕甯夏載轄  
也詩曰不剛不柔不競不綈底所在蜚聲聲歷紀治謹我西越尤其大有造  
天子晉公方岳旬宣南國益借公忠教練之猷重江南半壁之寄葵土  
民沐浴膏澤莫積公去轅以余備員吏局知公最深將石言遺屬為臚  
其資政之大者勒諸貞珉公行入亮

王室霖雨天下自有不朽者夫片礪何足揚美特以志甘棠萬一云爾  
公名如京字修武別號秋水山西振武人系之以詩詩曰  
猗與三郡介浙上游山川隩區土物昔稱兵戩疇貽萌黎具燼一紀星  
霜天高莫省

帝簡我公建節越東曉言民莫如已瘵痾直方叔躬不匿錫類靜敷茂  
理靡懷勿遂疾疾我獨子弟我教吏不夜呼道不拾道起起熊羆不吳  
不諱嗷嗷夏雨桑麻桃李宜室宜家零格穹蒼氣消樽俎今知生樂而謂我苦春  
風隴畝夏雨桑麻桃李宜室宜家零格穹蒼氣消樽俎今知生樂而謂我苦春

天子曰俞都哉懿績价人維藩以巨南國南國有公越土曷依臥輅輅  
輟相顧涕洟我公之來我人欣欣我公之去我人殷殷雙溪泱泱芙蓉  
岷岷云誰之思千秋無斃順治甲午孟冬之吉  
賜進士第內翰林宏文院編修加一級郡人未之錫撰文

廣西參政分守桂林道彭公而述傳汪疏  
公諱而述字子錢河南鄧州人世居禹山之下自號禹峰卓犖有大志  
讀書不事章句為詩文操筆立成嘗語人曰丈夫幸而得志當馳驅邊  
塞取封侯之印如前世威甯靖遠兩王之為人有如不遇則閉戶著  
數十卷書亦足以豪矣舉前明崇禎中進士先是為舉子時直張獻忠  
據穀城謀率其所部以降督師熊文燦聞公名遣使齎金帛聘公詞獻  
忠公策單騎以馬筆叩賊壘門大呼願見主帥言事既得見備述順逆  
以雙動之賊為奪氣欲留公公不可歸而請閉說文燦曰執事亦知賊  
之情乎文燦問曰何如公曰賊非畏我而降也某揣其意向不常蓋將  
以款我師也如急乘其懈以大眾薄之則賊忠直釜魚几肉兩執事豈  
有意乎文燦愕不應有問公復說曰需事之賊也大軍久不出必將為  
獻忠所賣文燦色稍定乃應曰廟堂方事招納君子奈何為是言公曰  
不然古者將軍得專問外今執事身秉節鉞而顧狐疑不斷一旦身敗

險其何能為可禽一也我師既據賊巢賊不越數十人此即筵而破三  
也然自西山麻岡二戰而後脅從鳥散死黨不越數十人此即筵而破三  
賊行不由正路或披荆棘或履平地出沒草間即蜥蜴蟻猴讓其捷難破二也  
蒙首不轉落崖如履平地出沒草間即蜥蜴蟻猴讓其捷難破二也  
監徒步單行魚貫而進長驅不能得志難破一也賊足登山阪如飛  
武甯之麻岡公乃撰論事宜曰賊有難破者三有可禽者四山阪如飛  
與參將馬甲遊擊陳之分道以進扶豹窺走追敗之於西山又敗之於  
龍故土司覃法歐為鄉導而撤承甯知府史贊勳募土兵數百人將之  
公謂以兵攻賊不若以賊攻賊莫扶豹窺走追敗之於西山又敗之於  
移廣西參政分守桂林道彭公而述傳汪疏  
命單躬詣文襄幕袴褶腰刀用戎禮入見且繪黔楚山川形勝并陳戰  
守方略以獻文襄甚稱許之補衡州兵備道進副使管雲南右布政事  
諸王公所重既受軍前之  
命公赴經略軍前公身長八尺餘美鬚髯儀觀甚偉營款若洪鐘善飲  
酒酣為人稱說古今成敗廢興之故口舉手畫議論風生由是數為  
命公赴經略軍前公身長八尺餘美鬚髯儀觀甚偉營款若洪鐘善飲  
時洪文襄方開經略府於長沙遂  
見京師歎曰有才如此而不用此宰相過也特疏於朝言公可大用是

名裂胎憂天子悔之將何及邪幸審圖之文燦卒不聽公謝去而獻忠  
果叛文燦亦竟不免矣釋褐受陽曲令丁母憂於是李自成破北京中  
原大亂公開行渡江遂終明之世不仕也順治初英王率師抵湖廣廉  
得公所在疏薦公提學僉事進參議分守永州道是時定南孔壯武王  
以湖南既定方用師西征復薦公巡撫貴州予兵三千人前行入靖州  
甫至而陳友龍叛友龍故偽總兵降於我者也至是悉其黨數萬叛圍  
州城十餘日公夜開西門營於山下將旦會天大霧賊破矢及公馬  
腹公據鞍自若徐顧麾下諸將曰賊多而不整可乘霧出不意以破也  
孰能為吾往者乃拊裨將張自強背曰若健士當往因呼酒命大觴手  
觴之使率百騎為前鋒橫衝友龍敵動公自以眾繼之賊且潰走而  
副將賀進才遽戰死城中守卒復大譟閉城門欲與友龍合偵知之  
乃拔其眾退入寶慶告於定南王請益師王遣副將熊嘉夢兵三千人  
益公不救免官去議者以為非公之辜咸惋惜之而公顧杜口不自白  
也自是浮沈里居者十年尚書王文通公名知人嘗讀公詩文最後相

見京師歎曰有才如此而不用此宰相過也特疏於朝言公可大用是  
也自是浮沈里居者十年尚書王文通公名知人嘗讀公詩文最後相  
見京師歎曰有才如此而不用此宰相過也特疏於朝言公可大用是

何以持久可禽二也沿山五六百里隘口三十餘處處設險嚴兵控  
控即欲奪關而出潰圍實難可禽三也計窮力敵惟恃一走為長策我  
師因糧於敵能以久困之使此賊一日不得則官軍一日不敵可禽四  
也操此四可禽之術以致三難破之寇滅此渠魁特且暮耳已而扶豹  
就執以功進貴州按察使平西吳王將征水西公奏記於王曰烏蒙烏  
撒鎮雄東川四府與水西為唇齒土司隴安藩又與安氏昏媾今四府  
雖名內附然狼子野心勢必顧惜其種類以水西之疆而令安藩復以  
四府附之則安坤未易制也計莫如席捲四府先滅安藩然後西南可  
無患矣問者皆不之省其後平西王誅坤竟如公策進廣西有布政使  
王故禮重公薦公雲南左使公從軍二十年所見行間諸貴人多出其  
後輩而已獨挽首錢穀頗鬱鬱自失因喟然曰吾老矣立功立言二者  
訖無所就與其逐逐戎馬中曷若退而著書以娛暮年乎乃作歸田記  
且請於王曰某效力西南已久願乞骸骨歸鄉里王知公意猶慰勉留  
之而會有

詔召公改調公遂行逾省城三十里一夕無疾卒年僅六十公性落落  
難合而願好獎誘人善以豪俠自命不屑為繁文曲謹所學尤長於史  
在軍中稍暇輒喜讀諸史故其發諸詩文初未嘗摹擬而辭氣雄渾壯  
麗能令讀者想見其人子六人始起始奮始起始搏始凱始起舉  
武進士始驀亦以公故任貴州黃平知州始奮始搏尤善詩文有父風  
汪苑曰子嘗聞公舉進士時明慈帝方急文武材一日駕幸天壇召諸  
進士試騎射公貌魁梧觀者皆目屬之及控弦躍馬凡九發九命中  
諸進士莫能逮者慈帝大悅欲不次用公而公知明將亡遂上章辭免  
公蓋非獨以才略勝也其知幾者蚤矣故卒受遇  
本朝得與開國名臣之列豈不偉然丈夫哉  
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清軍驛傳道副使邢先生以忠慕表田  
先生姓邢氏諱以忠字居一號石齋柘城人先生而溫秀威儀翩翩人望  
之自然生畏也飲酒窮日容止始終弗渝勤於問學寒暑不知暫輟順  
治戊子以諸生第一人貢太學庚寅授保定府懷來衛通判治軍卹民  
各得其理巡按御史薛公總制宣大都御史佟公交薦之遷江甯府同  
知俸公復念當今邊屯虛弱利在興復得人非刑別無任者更加  
保留晉秩少參俾理雲屯中屯政先生感上之知盡心經畫不踰年聚  
士闕農丁胥爛戰守當事者撤攝左衛兵備先生益求古練兵足備之

方欲寓兵於農為  
國家經久計未幾以清理鹽驛改副楚臬甫抵任遽以左衛失收芻餉  
錫秩先生性至孝嘗視母色為進退初之奉檄以及終求自直皆以務  
親親志而蟬蛻軒冕固本懷也或疑先生特長農田不知先生用無不  
宜當其攝兵憲日奉  
命清查三邊虛伍時蔚州九屬籍存卒亡先生廉得其實馳至州參將  
高永義方田於外先生入據幕府取其簿帳句考之盡得其弊永義大  
誦請論如法即此可以徵先生之才隨用皆宜蘭之所以於屯政獨為  
聽詳者特明先生所志之大而未竟為千古用才不盡者致憾且歎道  
致由釋稱道而顯揚之以垂鑑於來世終已不見其人也謹表先生生  
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得年僅若干子一人某邑諸生早卒孫沼  
相孟相學行見重庠序間  
湖廣湖南布政使于公朋舉墓誌銘 五節  
先世有累官都御史諱湛者公之七世祖也恩貢生諱玉鳴者大王父

也費縣教諭贈布政使諱之鏞者王父也累贈至布政使諱梟者父也  
荆夫人其元配也子五女六星煥星燦星炳皆太學生徐時成李肇軫吳遠  
公之子也候選州同姜伊卿進士張恕可太學生徐時成李肇軫吳遠  
立與王輯馨則公之女也公舉順治六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  
檢討越五年奉  
旨外陞遂除分巡陳道按察司副使遷福甯道布政使司參政四川  
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外服闋補湖廣湖南布政使此公所歷之官  
也自文林郎至通政大夫此公所積之階也其在陳嘗自署其廳事  
曰無求於吏吏自察不擾於民民自安其為政大指如此會公婦翁荆  
公其惇知郎城縣故公之屬也一昔盜踰城劫庫帑殺縣官去闕城  
士民洶洶謂城將受屠公聞變即閉道馳至諭以無恐且飭縣吏閉城  
門已而營將果統兵抵城下公拒不聽入營將怒誦諸總督總督召公  
詰責公曰縣官於某為身甥某願不聽盜心是盜乎然奈何株牽平民  
鄙以非辜被禍總督大悟未幾而獲盜他縣後補湖南由京師取道  
不絕其在福甯甫抵任而興化兵譁事起興化瀕海協鎮官部卒皆羣

盜受撫者也適有材官辱張給事僕為給事所訟鎮將捷材官數十眾卒大憤相率入給事家毀其門戶什器將殺給事急走竄以兇眾遂欲殺鎮將為亂會其將已潛行入會城既不得逞乃縊死被捷者復噉入給事家誣其僕殺人公先廉得首惡數輩因集文武諸官會鞠即擒首惡者縛階下於是健兒帶劔方林立威震目悍悍有不平意公從容呼首惡語之曰軍法士在伍惟將之聽今若曹乃敢鋌而譁以至殺人罪不赦願吾新下車且奉上官指念若曹約束無素止用殺人律從事則罪有專坐於若曹何如眾始泥首言殺人者張氏僕也公叱之曰若曹氣傲何等視張僕直俎上肉耳彼願能於千百健兒中奪一人縊之耶更召被縊者妻及其家所養童訊之俱吐實遂按首從三人實諸法而釋其餘於是軍民以安是日微公幾至大變泉州提督官刺海盜盜或逸入興化界鎮將擒數百人將悉俘之公視其當髮者則曰此良民被陷也法當宥有年少者則曰重稚何知又當有所全活甚夥漳州與海中廈門相望號要地

國家既遣固山額真統兵營會城備應援而額真別遣梅勒分番駐漳以守歲凡四易兵馬往返七百餘里輒撤民夫供役多至三四千人其人荷重險或受鞭箠或苦饑餒墜崖以死者相繼公憫之言於總督請駐防者毋踐更總督曰不可公曰然則展其瓜期可乎乃議展歲四易者為再易蓋自此始其在湖南湖南人甫脫兵火率不聊生公一切休息之每見司中胥吏猥濫踰數百人歎曰湖南百姓皆縲衣鵠面而此曹子鮮衣張蓋縱橫市井問何所取之悉下令伏去止留謹厚者數十人俾供文書而已數為上官力言士民利病暨有司賢不肖狀上官絕不省且疑其立異有所誅責公又棄置不應積與巡撫者忤竟以事申傷公得旨鑄二級調用公未歸而巡撫亦遂以貪殘獲罪士民咸快巡撫而惜公無不相顧歎息者公故以廉慎知名其去睢陳也將渡洪澤湖榜人慮舟輕不敢前因舁岸旁巨石以實舟公笑曰惜此石差頑耳不然即陸鬱林故事矣福建總督李公某亦嘗曰在地方不愛錢者惟我與于參政耳此公泄官之大凡也公少喪妣馮贈翁引至殯所誠曰汝母僅生汝儻不讀書自力母在棺中目不暇也公既受命則又曰俟汝有立而後葬汝母及公檢討謂告始葬馮太夫人於西墳如贈翁言晚歲公屬諸子曰異時必葬我太夫人側其事繼母張尤謹病將革慮遺張太

夫人憂數力往問起居事諸父及拊幼弟皆孝友無間言此公居家之大凡也公享年五十有六以某月日卜葬縣之某鄉某原距馮太夫人墓若干步從公志也將葬公之冢君星煥已早世其來請銘者次君星燦而介之以請者徐君時成也銘曰

學優入官惟古之制後世不然學與政貳表表于公國之偉器起家文儒乃諸吏治

帝曰往哉女學既窳女佐女長試女政事遂歷五藩不敢告瘁所去見思咸懷其惠修途方軌胡然中蹟所學什百施未一二壯年歸休韜此鋒銳積此趾美用詒來嗣惟爾嗣人既有既似活千人者厥封可俟巍

窺新阡宰木森然詩以章之億萬斯年

重建姚公廷著祠記姚文川

先方伯陳臬江南時所存活至萬千人後為仇者所陷以死沒之日金陵為之罷市士民哭踊如喪其私親喪歸由金陵道丹陽數百里間攜絮酒設位以祭者趾相接既又建祠於雞鳴山下而私祀焉文田昔未嘗至金陵末由瞻謁祠下嘉慶己巳歲過金陵人蔡君觀湖於維揚詢以祠之存否觀湖言山下多叢祠當歸而審視之其後以書來言獨三

公祠在中祠先公及前總督諱麻勒吉河督陳鵬年疑為後人增入者檢閱新脩江甯府志事皆失載又後十年而文田奉命至江南將以校士親詣先屬朱學博南枝為之重訪則三公祠亦無存者為恨然者久之茲歲七月因科試再詣學博之門人劉生如驥竟於雞鳴寺中得公木主詢之寺僧廣度言數年前其師容山見山下敗祠有以此因移寺供奉容山已先沒其祠址皆不能知矣文田既幸獲瞻拜因以此告郡守周君以勳周君蹶然起曰不可不謀是於新於邑中士大夫聞之皆曰公有德於吾民甚厚斯事宜亟圖胡君澄諸生汪度等瑜戶部端木君煜庶吉士章公沅吳君繼昌李廉胡君澄諸生汪度等合詞請於學官以達於守周君復以白大府今節相任城孫公撫郡守黎魏公前方伯長白額公皆言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法應在祀典郡守今權常鎮通道余君適至亦毅然任與復不兩月而祠遂成其材皆出余周二君力也初公之宦斯土在順治己亥歲是年六月有海氛之警自鎮江達安慶無不響應者獨金陵籍守完備因得以決勝其時主事者為總督即公廷佐而輕盡有方閭閻不擾實公之力為多方軍與時有居民升高陵望敵為遷者所得提督哈哈以奸細欲誅之公力爭



科場獄具奉

命覆試江南所貢士君引至瀛臺見  
草皇帝勞以茶瓜尋陞郎中議祀典君則謂宜黜張汝進于忠肅己亥  
會試君充提調官纂修會典同列皆推君庚子膺  
聖書僉憲荆南至則新孔子廟振回祿災城襄陽閱軍實繕營房勸課  
學校旁及安德首拔黃子士瓊李子國藩二子皆以遺才而一掄元一  
擢科者也時方略定西南荆州者滇黔孔道也八旗往來無虛歲自北  
而南者而駐牧必於是自南而北者而駐牧亦必於是其大帥皆  
天子宗臣又皆豐沛子弟也芻蕘君是問樸樵君是問長轂檣君是  
問稍不厭則鑄譙四至且一歲之中踵相接項背相望也乃錄指諸困  
錯指諸堦君日食以糜焉當是時給軍之艘實不賞仰辦鄰省由草市  
轉至沙市必取道武昌過洞庭汜流而上及糧行千里若俯而取之儲  
倚而卒無愆期者君實有法以趣之云諸大帥習知君才至解衣脫驂  
以交歡君他建牙方面則牛呼而馬食之矣巨寇李來亨遭誅西山且  
二十年荆之歸州長陽興山巴東  
國家自定鼎來率委之為其樵牧地癸卯

上命秦蜀楚文武諸大吏合兵以進而以穆圖二大帥率八旗禁旅繼  
之董提鎮楚帥也以綠旗兵先入其糧則夫二斗頁且戴由河洛以上  
夫之趾與頂上下尺有咫魚貫行日纔一舍君則願謂諸同事曰羅漢  
峪之近孰與石人寨即士不飽何辭於執冰而踞耶乃改運道從羅漢  
峪峪在萬山中距賊巢八十里君已從數人履險先至煮漿以待夫賴  
之無逸者君復為給募值算繕無多寡悉手自部署終不使吏持一錢  
夫益感奮樂於踐更六閱月如一日也圍久不下綠旗兵為寇所乘風  
鶴百里遠近無固志君誓死保河洛河洛者時之救倉也故不以舟之  
盜八月寇平諸同事分所伴君獨以棘之難民籍中樂與之資而歸之  
則無不喜悅有泣下者諸臺使上其功凡五紀錄焉自庚子至甲辰君  
蓋無歲不罄折於馬上諸貴人閒矣嘗乘馬夜歸明日則裹右臂視  
事輟糧芻芟長轂檣檣在君腹中閒於憂虞則有疾瘵至是中氣如  
縷逆而上喘且不止其答方司李一札曰西山之役糧糗以谷量然  
鍾出入莫不視吾楯鼻墨即勺豆簿不驗吾死遺眼目哉十月代覲行  
乙巳八月復之官往返又數千里丙午六月學使李暴卒荆岳黃未就  
試迫於時諸臺使交章請於朝僉謂莫如君凡五節歷三郡已於事而

竣七月詣會城進十五郡遺於賓與者面試之俾扶策者言無不酬楚

闕萬五十有三由君所拔而售者則三十有奇解元德安王子永清君  
錄遺第一人也鄭子昱文首拔之童子試中者蓋德郡用李文衡所錄  
者入闈故王子獨受君知其文章定價又如此獻蒸龍藏畫一几不食  
夜一燈不寢榜上三十士則未及見矣遂卒時康熙丙午八月二十一  
日也距生萬歷丁未十一月初九日子時得年六十配張宜人穎州訓  
導張公允紹女子五長錯次錯次錯次錯次錯次錯次錯次錯次錯次  
出女三長適袁超次適袁臨泰次適張潘俱張宜人出孫男三長止水  
銷出次尺水錯出三如水錯出孫女四長適崔卓宣次許字許重光三  
幼俱錯出四幼錯出君魁碩而給辨善謔笑恥為齷齪故謾語往往屈  
其座人

生封翁諱凌雲邑庠生娶王氏繼李氏生子三公其長也祖父皆以公  
貴贈封如其官配皆為夫人公諱鳳翥字翼經號象陸生而警敏嗜學  
稍長博究載籍為文慕古作者不徇俗好留心理學又時時談經濟三  
晉諸生推為祭酒己卯舉於鄉順治丙戌成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  
歷員外進郎中以明習法律見稱於其長久之出知江西之饒州府饒  
當兵燹後民徙田荒凋劫之狀滿目公極意招輯流亡咸歸田野漸辟  
不數月民力蘇息百廢具舉踰年饒大治兩臺使者交章薦之大計以  
卓異舉膺蟒服之  
賜時各省多荒田廷議設專官督墾俾撫按各舉屬吏治行著聞者為  
興屯道董率府佐領其事江右首以公應遂擢江西按察司副使督理  
湖東七府屯田事屬勸始人或憚其難公精心區畫惟求便民清隱占  
減浮額按戶給資計年收課咸井井有法由是民力恆見有餘樂趨恐  
後  
朝廷下詔求言公即條上十事曰廣屯利寬屯息折屯穀設屯官備屯  
防均里田豁虛糧立社倉飭鄉約養屯才皆關屯政要務非以所編鄉  
約鐸書進呈得

